執齋先生文集

蕘齋先生文集卷十七

[illegible]著

雜著

世變

嗚呼世變之下可勝道哉古之爲士者知有道德而已知有義理而已脩諸身而德以立措諸人而道以行證諸經而義以明脩諸辭而理以達雖無心於功名訓詁述作也而後世之功名訓詁述作莫尚焉此士習之最隆也降世以還管仲出而事功啓李膺出而名節興鄭玄作而訓詁章韓愈生而述作勝道德變而事功義理變而訓詁述作

此士習之既下也然道德而功名固有依於道德者義理而訓詁述作固有達於義理者迨夫末世則士之所志者科第而已士之所營者祿位而已士之所習者呫畢而已士之所述者蹈襲而已功名變爲科第祿位訓詁述作變而爲呫畢蹈襲此又士習之愈下者也嗚呼山夷而陸陸沉而淵淵潰而流流溢而海詩云汎彼舟流不知所届安得豪傑之士一挽斯世而歸諸古哉

懲奢

一飯百金一衣千金一居萬金上之風之下之從之俗焉有不靡乎犬馬穀食奴隸肉食娼優玉食食焉有不匱乎

[illegible][illegible]海陸織者文繡匠者篆刻用焉有不費乎緇黃不炊而食游惰不耕而食商賈不儲而食工以藝兵以力士以志公卿大夫以能大率農一而供十人天下焉有不窮乎嫁者累車葬者殫家貧富相企而日有加恩不肯相傾而日陷於邪習焉有不陋乎嗚呼弊也甚矣上之人必躬節儉而後民風可移嚴制度而後民志可定去奇袤禁遊汰而後民用可足省末作驅遊民而後民力可完民力完民用足民志定民風移而後禮樂興刑罰措禮樂興刑罰措而後萬物阜天下安

一人耕十人食於是乎食難十人食一人耕於是乎耕難

吾將使食者以耕耕者以食而未作游惰者不得與乎其間則少者糞壯者墾老者餉而恢恢乎農有餘力矣盡驅天下之人以歸於農而農有餘力則山可夷江可激潦可以陂旱可以鑿而恢恢乎地有餘利矣盡人之力助天地之利而節用之則不足者克有餘者積而恢恢乎人有餘財矣蓋以天而養乎人不若以人而資乎天天之養乎人也其天或爽人之資乎天也其人無窮

市和

亦嘗觀於善為市者乎其心公以恕其謀直以疎其貨質以良其價廉以平不傲時之無不窘人之急積之數年趨

者益衆其貨益遷其利益博黨友以豐其隣傚而為之其心私而刻其謀狡而深其貨飾而僞其價貪而倍傲人之無警人之急積之數年趨者益寡其貨益滯其利益削妻子告餒乃從而問之曰子之貨不豊於予子之計不巧於予子之價不增於予子曰以富予曰以貧子誠有道乎哉笑曰予惡知之雖然有一於此山之巔生之者寡而勢益孤以其高也川之委流之者多而勢益廣以其卑也子毋乃處其高而予獨處其卑邪其隣不悟卒幷於富者君子曰孟子之言信哉信哉顧陽貨何足以知之斯人之為市可謂仁矣而卒以富彼人之為市可謂不仁矣而卒以貧

為富者未必不仁為仁者未必不富也嗚呼今市道滿天下延及紳弁操不仁之術而富是末噫甚矣故著其說俾有警焉

兵戒

兵者國之所以强也周漢唐之强在京師故方叔召虎衛霍英衛之師威行徼外及其衰也周之强在列國唐之强在方鎮故周制於秦楚唐敝於趙魏及其衰也强在於邉陲故董卓以朔方亂漢祿山以漁陽亂唐至於兵備全不設而後有盜賊之强故漢有張角唐有黃巢至於中國全不振而後有夷狄之强故晉敝於劉石而宋至於金元嗚

呼亟之世殷之鑒也夷狄燎原之火抑既懲矣盜賊直突之火遂隱藉薪之火嗚呼可不戒哉

潔喻贈鄒謙之

士有病潔者以汚爲穢以香爲羶以塵世爲溷居蓬萊飲沆瀣餐霏霙猶以爲未潔將遯而之泰清之墟時其倦也息於首陽形若修竹之鑑清漪氣若幽蘭偃相屬一縷焉者自墦間歸掇殘胾捧餘滴過而詫之曰子餒若是將無朶頤於染指乎士恚曰嘰嘰發於竅者可以承之吻否邪焉者詈之士笑而不荅劉子曰物之性豈不遠哉有清而清者有清而濁者有濁而清者有濁而濁者靈龜不食導

引以延年清而清者也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然不免渾於塗泥清而濁者也蜣蜋弄丸化而為蟬吟風吸露濁而清者也豕之負塗鼠之食於厠濁而濁者也噫物性不齊故鴟鴞以腐鼠嚇鳳然鳳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此其潔也豈徒潔已而已哉詩云鳳凰鳴矣于彼朝陽潔之病行且勿藥矣鄒君行作潔喻以贈期二年而後出之

客論

孟嘗君既免於秦以二客之功詫於仲連子仲連子笑曰是雞犬之屬也烏足道哉使誠雞犬焉雞知時必能止君入秦犬能禦雖入秦必能為君禦侮今也不然故曰雞犬

之賢也雖然雞犬微矣於此有驥焉越國過都一日而千里尚何險阻之足虞驥以其力而已於此有鳳焉被五彩為文明之祥一鳴而百鳥和之尚何惡聲之能至鳳以其文而已於此有龍焉其神莫測則噓𠻳寸之雲可以霖雨天下尚何邦域之足言雞之鳴客之以木偶諫君是已犬之禦相如之叱秦是已驥之力管仲之相齊是已鳳之文孔子之治魯是已龍之神太公之佐周是已以驥而較雞犬則管仲之才優於二子以龍而較鳳則孔子之遇不及太公君之客四累之下也蠅蚋蜂蟻之類也烏足道哉烏足道哉

將將

將將其猶御乎非造父不能馭千里馬故惟漢高祖爲善將將次則武帝唐太宗又次則周世宗宋太祖下此而言能之吾見鮮矣蓋物性不齊駑駘不足用而善走者多踶嚙曹操在治世則爲能臣石勒遇高光則當北面司馬懿狼顧於曹魏慕容垂狼狽於符秦惟君子則不然德愈盛而禮愈恭功愈大而心愈小若漢之諸葛唐之子儀是已然難其人也豈可倉卒求萬一於甲冑跅弛之士哉故將必審其御御當審諸己劉備有雄才劉表所畏也劉璋招之而取亡侯景有飛揚跋扈之志高歡所疑也蕭衍納之

而致敗此無他己之材不足以御彼之材故也嘗見騄馬者倏忽數十里而乘之者目眩髮解不數里而墜由是觀之千里馬非造父豈能御耶

八蜡解

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穀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迎貓虎祭坊與水庸先嗇神農也主之者尊之也司嗇農官也百穀百穀之神也農先農也郵表畷田舍也貓虎驅鼠及豕坊以畜水庸以行水皆有功於田者也所謂報嗇者中上文祭百穀之義也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使之必報之者啓下文迎貓虎之詞也所謂土

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歸其澤者所祝之詞也然則先嗇一司嗇二百穀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陳氏合坊庸爲一分貓虎爲二舍百穀而增昆虫誤矣王肅又分貓虎爲二雖去昆虫而遺百穀亦未之盡惟横渠先生曰有百谷八也昆虫爲害者不當祭斯爲得之

五祀考

五祀始見於周禮春官祭法則以爲司命竈門行公厲月令則以爲門户行竈中霤白虎通則以爲户竈門井中霤互有異同未知孰是然禮緣於義而分不可踰五祀行家

之祭也司命則疑於天神公厲則郡邑之事門與戶同用似不必重井與竈同功似不可缺竊欲定爲門竈中霤行井若公厲則從有司族厲則從家祭庶爲近之而不敢必故著其說以俟知禮者定焉

咨脉

天以二氣五行化生萬物靈而爲人然察其虛實寒溫燥濕死生存乎脉爾自素難扶其微王叔和萃爲脉經世所傳脉訣蓋六朝高陽生所續其爲言曰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又曰婦人反此背觀之尺脉第三同斷病褚澄爲之論曰男子陽順自下生上右手之尺爲受命

之本既受命矣萬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尺上之關爲
脾脾上生金故關上之寸爲肺肺金生水故自右手之寸
越左手之尺爲腎腎水生木故左手尺上之關爲肝肝木
生火故關上之寸爲心其言如此可謂察於理而得其要
矣然又謂女子陰逆自上生下左手之寸爲受命之本萬
物從土而出惟脾爲先故左手寸下之關爲脾脾土生金
故關下之尺爲肺肺金生水故左手之尺越右手之寸爲
腎腎水生木故右手寸下之關爲肝肝木生火故關下之
尺爲心其言又如此則可謂惑於人而不察其理也人稟
天地之氣以生四體百骸男女無不同者豈獨至於脉相

反如此哉竊嘗考之心火也火旺於南故心之脉見於左
寸肝木也木旺於東故肝之脉見於左關肺金也金旺於
西故肺之脉見於右寸脾土也土旺於四季中無定位寄
於西南故脾之脉見於右關腎水也水旺於北故腎與命
門之脉皆見於左右寸以人身而言心與肺在膈膜之上
其氣至清肝與脾在臟腑之中其氣次濁腎與命門在丹
田之下其氣至沉以五行之數而言火數二七金數四九
陽勝乎陰也木數三八土數五十陰陽相近也水數以六
陰勝乎陽矣故心與肺同居於寸肺與脾同居於關腎與
命門同居於尺然心肝腎陽屬也故同居於左肺脾命陰

蠱也故同居於右此自然之理不可得而易也難經所謂男子尺脉常弱女子尺脉常盛蓋以男女陰陽有盛衰之別爾豈謂脉之相反男女殊絕上者下而左者右十二時將安蠱症何以察而治何以處乎然則反此之說其義何居曰脉經所言是已脉經不言者素難未嘗言也素難未嘗言脉訣何自而言之耶篡之者務簡而不精申之者承訛而愈失明於難素脉經者必有審於斯作咨脉

彭與明事畧

彭與明萬安人洪武中歷官大理寺寺丞建文中陞大理寺少卿靖難師渡江遂棄官遊四方越數年微服過其家

窮餓憔悴殆不可識翌日竟去至死不復歸嗚呼若賢所
者其可謂忠也已矣其不爲狐偃甯俞优牧者固有幸不
幸爾故予著其事庶幾闡幽者有所考焉

文襄逸事

兵舊所聞周文襄公事至多近又聞之薛黃門云公巡撫
時慮民賦之窘以布折之法既具試之某邑公間行察之
有老嫗方織公曰折布良苦嫗曰便甚昔吾賦併於一時
吾食且罄今吾食吾粟以事吾布至春而輸之食既足力
亦不匱公察其便然後行之各府其委曲詳審如此使王
安石之立新法亦姑試諸一邑察焉而行之則何不使之

有後之立法者可以鑒矣

宣府失機

宣府地皆岡阜不利馳突每年五六月間虜逐水草出入其北蓋其常也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西路叅将李稽領兵修邊虜匿大衆遣數騎入新開口誘之稽輕敵遠出不擇地利爲敵所乘副總兵白玉游擊張雄大同副總兵黄越游擊穆榮各引兵從之俱爲虜所困總兵官張俊出兵援之弗克二十四日諸營潰之不能軍張雄穆榮二營爲敵躙散二将死焉戰士六千人喪之殆盡二十五日張俊白玉李稽黄越樸營而歸又爲敵所躡死傷甚多請将

僅以身免是役也雖曰衆寡弗敵然古之爲將臨危决勝豈必衆哉若示以必死乘夜而出禦敉疾擊敵可以走奈何以六千之衆坐以待斃乎噫

又記宣府事

各邊糧草攬納買窩虛員之弊最多故其積也雖間一二處稍有所積當事者知之輒稱冦入類兵近郊苟利餉給而實無所事事故所積益匱雍公在宣府知其然偵卒必親遣之厚其廩賜歸則屏人以語情意欵接故冦至必得其實然後遣兵衆不能欺其弊遂革

陝西總制

陜西備邊者稱余公王公近時則稱秦公余公專以守爲長策既修邊墻抽軍余洎民爲兵量爲資給不入操不出襲就近爲園各有分地聞警則據險拒守或邀其歸故虜至弗得入入亦弗得利人甚便之久而弊生奸宄者陰縱虜入而分其利李御史興廉知之悉坐以法然自是其兵遂廢則可謂因咽而廢飡矣王公好攻襲募盜竊爲偵出携家鴿見虜縱歸遠近多寡皆有私記又煉草烏濡針敎偵者被大馬皮夜入賊中刺其良馬所設施類此亦一時将材用之不盡其道也秦公雖晩用有膽氣如所劾邊将虛張虜勢深中事情他如桃濠防禦事宜具見奏疏中皆

有成效

紀行

乙卯冬予將試春官至徐附車北上雨雪塗淖車矻矻日三十里不數里輒下而徒同行者相與遡朔風雨雪滿懐袖寒貫骨不可忍則舉踵逆行以避其勢或喟而嘆曰是非名利誰為來哉隱者於是乎高矣予應之曰盖有不為名利而來其又何澼乎隱予家西江之上誦讀詩書以希古人居閭巷未嘗敢以為窮衣布衣食一盂飯未嘗敢以為薄祖父足以承藉而又有兄弟朋友之樂使予家居雖甚困豈遽勞苦於此哉然所以舍之而來則以君父大倫

民胞物與行義推恩有不能自已於心焉爾則今日之勞苦惟道故也苟憚於勞苦而徒不仕以爲高其卑甚矣而又何羨乎惟夫仕不知道役於名利之間者則今日之勞苦視隱者爲愧耳衆曰然識之俾毋忘于後

紀事

其歲丙午歉予邑南鄙之人有父子聞賑濟而來者有司不時給米焉諸人既罄則相與而歸中途遇虎父子死焉刳其腸無宿粒嗚呼賑濟以救民也而殺之邪有司以養民也而厲之邪古云苛政猛如虎之父子之死也虎食之邪爲政者之食之耶使不聞賑濟而來固不死也政果猛

於虐矣悠悠蒼天誰訴其寃為政而有仁心者能無感於斯言

問疾

或問於予曰子之初蒞南臺也寇雖逼與江洋告急而子耳食安寢言色揚厲無所屈撓今既平矣而子疾病日侵寢食不寧容色益悴子豈安所危而危所安邪曰不然禦之攘寇職也使予迎敵而死則身雖死而職盡焉予心安之安則愉矣今非有寇而勢日艱民日窘予雖奔走而死果何裨於職耶予心憂之憂則瘁矣然則胡不言曰言之不能行然則胡不去曰辭而不能去此予疾之所以弗瘳

也曰盧扁可乎曰可大醫醫國

占法

占當論賓主漢武伐匈奴得大過九四繇曰枯楊生華大卜以爲吉而廣利敗降此妄以主爲賓也宋人占國祚得大有之需繇曰元亨人亦以爲吉而元人滅宋此誤以賓爲主也漢大卜逢君之惡不足責惟宋儒謂火變爲水且元亨於宋何利其占精矣宸濠將變王者之得離之九四王曰離者大明之象昔嘗著劉瑾得離之上九而瑾以敗第向之繇曰有嘉折首今之繇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何耶汪瞿其之曰敵當之矣俄而宸濠亦敗豈向之占

當爲主而今之占當爲賓耶本義云爻與占者相爲賓主徵之此尤信

龍異

正德丁丑淮安守臣言六月二十日午密雲四布龍掛者九正西六西南二正南一九龍俱黒色隱見不常惟正南者乍舒乍捲首尾鱗鬣皆見湖水沸而從之聲聞數里漁人陸潮者採魚于湖舟隨水上至半空而墜舟破壞女驚絶復蘇先是予自閩入京泊淮安城南日將晡譁言龍掛予起視之雲霧中龍掛者三其尾全露引水下垂皎然如氷柱後數月常熟文言二龍鬬於海黒者敗而南白者追

之目光如炬龍神物也淵潛雲飛隱而莫測所以爲神苟日惷惷然狎於人之耳目其去魚鼈犬豕馬牛虎豹奚遠哉失其性矣史書龍見盖紀異也

蚊戒

辛巳八月予自維揚趣淮暑雨中苦於蚊蚋大者如蛾小者如蟣蠓螫人輙成瘡痏過清河于晝寢幬中猶營營然不可驅也於是命童子啓舟闥日皎然入蚊蚋無所容復啓西闥風冷然至皆僵不能動至暮如掃噫乘時以逞而不知天道之還若蚊蚋者可勝道哉

義猫

在汴得猫黎色視之常也畜之數月而鼠暴自息察其捕鼠恬獲之既獲之輒縱之已復執之若是數四然終縱之不食故鼠知懼引其類遠遁不敢窺藩籬君子曰迎猫禮也然類張湯者則過於慘類宋某氏者則失之縱惟斯猫為有異焉能捕類智能縱類仁能止暴類武徵諸人事庶幾乎武侯之服南夷噫麟兮遠矣孰能為將而類此哉或曰猫以嚙禦鼠今不嚙無迺失其職耶曰不然嚙而捕者以得鼠為心捕而不嚙者以禦鼠為心君斯猫者亦可以明為臣之義矣

禮馬

予入大理責德所乘騎隆然且善嘶嚙衆怕引避之孔教語予曰子必求駿者毋爲所籍予偶得馴者與之偕油油然恣其蹄齕久而相狎相與相摩與與然甚相得也異哉柔之勝剛弱之勝強禮而已矣人或不能而異類能之傳曰良馬比君子信哉

五星聚營室

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先是十二月二十日丙辰土星至室二十八日木星至室正月初四日辛卯火星從之初五日金星從之十一日水星從之從塡星也于後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七日金水火三星相繼過壁哥先去也

而十六日辛巳日行至室與五星會是夜月食于翼一分有竒五星皆伏而金星獨先見云按天文書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塡以重文云五星合是爲易行王者有德受慶子孫繁昌奄有四方無德受殃離其家國毀其宗廟百姓流離被滿四方營室爲宗廟室爲衛分爲𨼆西翼爲楚分爲南陽周將王五星聚于房齊將伯五星聚于箕漢將興五星聚于井唐五星聚于箕尾兆藩鎮之變宋五星聚于奎壁開文明之祥由此觀之五星所聚必有更張大宰主福然必有德以承之至若吉凶所占或以所從如漢從福德唐從熒惑是也或以星之所主或以分野

如東井屬雍州奎壁主文書是也惟宋眞宗時五星聚奎火伏於日下星官以爲臣避君之象與今頗同但金星先見爲稍異耳甘石之學不傳廣書以質知者

言性

性命一理也命者天之所賦性者人之所稟心則人之神明所以具性情也性者情之體情者性之動性有五曰仁義禮智信情有七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性一於理故無不善情夾於氣故有不善善者自然而然不善者有所使而然也意者心之所發志者心之所之意兼有善不善慾則流於惡矣故命曰至命性曰養性心曰存心而情必曰約

情意必曰誠意志必曰辨志欲必曰窒慾君子之學所以汰不善而存其善也

世紀

得天下必以仁三皇尚已堯舜以德禹以功契以教稷以稼穡商周承之遂有天下漢以勝殘唐宋以定亂皇明以攘夷狄復倫理雖世有先後皆統之正也宋高南渡雖不能如光武之中興然正統相承不可得而棄也降是政以力懿以欺堅以幸雖有天下吾不得而與之矣蔡操穿窬小人全忠寇魁敬唐乞丐宋齊梁陳操懿之緒石金元胡虜之桀驁者爾抑其間間有可取若周世宗之

英明魏孝文金世宗之恭儉亦庶幾焉然較之漢祖唐宗巳不能逮而况於三代之上乎所以考其得失者何曰仁而已矣

雜說二首

有異母兄假手於人而戕其弟者旦日人見其弟持梃而過曰吾將取某某其死又見曰吾將取某某又死異哉游魂爲變其怪如此哉雖子不語怪然其理有不容泯者蓋精氣爲物聚者無不散然或用物精多或不得其死則亦有未散者不觀於物乎搗蛇師以其血漆灶則影見於燈上此魂之未散也閉蠅虎管中使抱豆而死則豆能擊蝘蜓

氣之未散也又若雞食蜈蚣雞死則蜈蚣螫之不置蚊蝎
蛭死於艦中則蚊不能存此相制之性也然理有常有變
其變雖然不能皆然抑亦暫然不久然也孔子不語怪恐滋
人之惑爾臆非精於理者孰能察之
人固有袒裼暴虎赤手捕龍蛇亦有聞鵝而驚鬪犬而惕
者是何勇怯不齊如是耶今覆杯水於庭引而注之蚓竅
一線之微爾而螻蟻遇之以爲深險至若鵬搏鯤運則雖
龍門灔澦洞庭彭蠡一杯水之覆蚓竅之注爾此無他量
有小大識有近遠氣有盈歉故或齊輕萬乘而飢者動色
於豆羹志士不忘喪其元而懦者自經於溝壑周子曰見

大則心泰孟子曰我知言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學者於此其可不知勉乎

答問性

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而氣者理之寓也惟性之出於天也故天下無性外之理亦無理外之性性豈有不善哉惟性之成於氣也賦之者有純駁清濁之殊稟之者有昏明強弱之異又況人生而靜不能不動物至而感不能無欲於是乎參差不齊而不善者出焉善者天之性也不善者性之欲也而亦豈可謂非性哉夫惟善矣而又謂之有不善者此性之所以難論論之所以不齊而亦未嘗無至當

之論也粤自混沌未兆而天地之理立於氣之先絪緼旣交而天地之理行於氣之内以其理而言則純粹而精固無不善以氣而言則紛紜轇轕固不能無不善者出於其間矣夫理無不善也氣本善而不能無不善也則天之生人豈異是哉是故氣以爲之形而理以爲之性理之爲性其必善也猶火之必熱理寓於氣猶水倚於土水至清也而不能不昏於土之濁性之有不善亦猶是矣無不善者理之本然所謂天地之性也有不善者氣之使然所謂氣質之性也論性豈可外理論理豈可遺氣哉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易贊焉其曰繼善成性者明夫性善之理不外

乎繼成之氣也孟子得諸孔子其曰性善者明夫至善之理不囿於氣質之內也然孔子先言善而後言性蓋因化育以著性善之原孟子先言性而後言善蓋即本體以著性善之實言雖不同其所以爲至當一也降及中世性學不明及周子中興而太極之圖說作焉無極之眞所謂理也二五之精所謂氣也曰理曰氣固無愧於太易之旨矣程子張子得諸周子不明不備之論蓋有見於理之爲性而氣之相成也形而善反之說蓋有見於氣之所昏而理之可以復也曰氣曰理殆有見於性善之論矣然程子合理氣而言之所以究其全而爲窮理之端張子別理氣而

言之所以致其精而明反身之要言雖不同所以為至當一也他若告子杞栁湍水之喻所謂不得於言無求於心無足議已荀子性惡之説溺於氣質之陋失之也雜揚子善惡混之説昧乎天性之真失之也麗韓子三品之説以五性為言雖有見於理氣之間而未詳也失之也拘其於至當之論何如哉究而言之則韓優於楊楊優於荀而荀之弊為甚孔子周子引而未發孟子發其微以解當時之惑程子張子盡其藴以拯後世之弊而程張之言為詳學者幸生程張之後得聞子貢之所難聞詎敢效歐陽子曰性者非聖人之所先也

六書考

書原於蒼頡變於斯邈而亂於行草六書之義幾乎息矣六書莫先於象形如日月山川之類是已次則指事如上下本末之類是已又次而會意如同田爲富分貝爲貧之類是已會意窮而後諧音如河江鵞鴨衮棠簫笛徽興之類是已諧音窮而後轉注轉注者因其有可通而轉注之如久長之長轉而爲兄長之長號令之令轉而爲守令之令是已轉注窮而後假借假借者義無可通而假借之如雅本禽也借而爲風雅之雅象本獸也借而爲彖象之象是已書而至於假借則其用不窮而其義亦不可勝窮矣

說文專於象形諧聲字說泥於會意指事亦滋詳於假借固可以補說文之闕正字說之偏但其假借亦頗渾於轉注如中之爲中旁之爲旁二義皆通豈假借邪故予著其說使學者因此推廣而求之篆籀庶其得之

書義

一點ク水丨天一之生水也引而直之ク木丨水生木也斜而撇之ク火丿木生火也橫而平之ク土一火生土也拱而隆之ク金⌒土生金也圜而員之ク天○陽之成象也或而方之ク地口陰之成形也七者具而字畫不可勝用矣觀於太一而畫一觀於兩儀而畫二觀於三才而畫

三觀於四方而畫四觀於五氣之交而畫五五者數之所以立也六者三偶故畫之以六（亠當三 八當偶）七者五而二故畫之以七（一當五 乚當二）八者二四（丿當一四 乀當一四）九者五而四（丿當五 乙當四）十者二五（一當一五 丨當一五）故畫之十十者數之成也一三五七九皆奇故其字亦奇有動意二四六八十皆偶故其字亦偶有靜意非參於造化者其孰能與於斯而千萬字之理可以類推矣

徵夢

夢者靜之動也人之神寤則開寐則闔闔而動焉夢之所生也其候有六曰正曰反曰習曰想曰因曰疾夢吉而

吉夢凶而凶正也夢歌而悲夢泣而喜反也君子夢善小人夢惡思也行人夢歸羇人夢赦想也因馬夢牛因生夢蓋因也陽盛夢火陰盛夢溺疾也武丁之夢傅說出乎正穆子之夢豎牛類乎反孔子之夢周公成於習趙嬰之夢吳娃由於想牧氏所夢旐唯旟者近乎因晉侯之夢二豎疾之所伏也蓋人心至靈然有貞有妄有非貞非妄故其夢或徵或無徵或可徵或不必徵就其所徵者言之若韓琦之捧日呂錡之射月則以象劉沆之斫頭李廸之剃髮則以意丁固之夢松則以字楮淵之夢著則以數高燮之夢樹則以音是有徵矣果常徵耶至若夢柏而得官夢囊

而得財役夫夢為國君尹氏夢為人僕黃帝夢遊華胥莊生夢化胡蝶敬兒夢杜樹至天梁武夢中原納士公孫強兆亂於未生元微糾怨於既死漢明夢佛像於未見之先蔡襄髡道人於方怒之際是可徵耶不可不徵耶恍惚幽眇固有泛然不必徵者矣然皆思慮所形事機所感故周禮卜人掌三夢之法而占六夢之吉凶所以審省察而資修治非徒然也文中子謂至人無夢伊川先生謂人於夢寐亦可卜所學淺深使操存固而志氣定則寤寐皆安而自無夢之可曉矣

名

玉之生也㣲若纖人鑽玉故名玉少長字之曰咸璽或譏其太露乃更曰咸縕又歎其太隱再更曰咸[illegible]溫潤而栗然而栗者尤溫潤之所難也玉既知學慊於力之不加也竊取董子之意自稱曰强生恐功之弗繼也題所居曰存存齋既入仕以官守之不可苟也竊取中庸之旨自稱曰執齋已而罷歸幸其志之遂也自稱曰雲山清逸復起於學恐師範之弗稱也竊取制敕之語題所寓曰正已而執齋之號則無改焉夫名者實之賓而無實奚取於名然顧名而思實思實則必知所不逮斯亦自勵之一端也因書以自省

教

王未亂時先公置之膝上王問地之所附曰水浮之問水之所届曰天東之問天之所依曰氣舉之問氣之所際者公笑曰氣何窮之有王又問天地有壞乎曰有因併舉鄒子元會之說王曰如此人類安所逃乎曰遠矣是無及於今之人矣王曰雖無及於今人將無及於今人之子孫乎先公爲之大笑由前所問可以崇其知由後所問可以廣其仁而今老慵無所成何以副嚴訓哉

復初八景述

復初者劉氏所居之堂也在邑治西横街二世祖縣丞府

君自汴來從遂家于斯世更宋元間頗淪棄則我祖尚書府君復而搆之以貽後人萃峯峙其前贛江經其下仙鵞聳其左雲洲逹其後有田可耕有地可牧遠之則先隴可望近之則家塾可教故選其勝摛為八景

鵞嶂晴嵐

仙鵞嶂在邑南少東屹立數千仞若飛鵞昂其首歛翅欲下初日照之嵐光燁然翠爍金流莫可名狀而矚者恒于斯焉

雲洲烟樹

五雲洲在邑北章遂之滙唐賈崇為虔州刺史赴闕過此

見五色雲故以名洲衍沃多樹滋以烟霏最佳餞而朝京師者恒于斯焉

芙蓉奇巘

芙蓉巖在邑西五峯駢列中高而旁下若筆格然較之匡廬九華之稱芙蓉者雖崇廣弗逮而奇秀過之然惟予家爲對稍偏則不然殆天設也

惶恐驚濤

惶恐灘在邑南橫江皆鉅石水曲折其間電激而雷轟過之者懼故曰惶恐然舟之利濟東吳西蜀北燕而南粵者益無日而息也

西水春耕

邑附山故近郭鮮田出芙蓉門踰水而西得平疇沃而宜稼方春耕者耘者扶而餉者纍纍不絶迨於秋成斂金而儲之富矣哉

東郊秋牧

邑東郭外龍溪之涯泉甘而草茂宜牧朝露旣晞夕陽未斂揮鞭橫笛於秋風之餘者師師然熙熙然樂矣哉

梅山鍾秀

楊梅山去所居十里先尚書賜葬在焉員粹端聳江流環之蓋先塋之可望而見者其

近於斯故曰梅山鍾秀志所以隆其先也

藜閣騰輝

青霁樓劉氏之家塾也複閣鳥革翬飛霄漢以藏遺書以訓子姓其希更生者世不乏人故曰藜閣騰輝志所以裕其後也

傳

梅紅傳

梅紅姓梅氏以紅得名其先地皇氏之苗裔封於若木體仁蔵智根植最深玄冥時滕六巽二之神以嚴殺物獨梅不能害東陽氏興憫物之憊投其彙以春試之梅氏有諱華者遂爲天下先華紅之祖也耿介孤芳酷有香烈當是時邈姑射山之陽有號神人者肌膚若玉雪塵垢天下世多有擬華而非其類梅雖孤潔實利於用神農氏之時憂民阽于疾苦著藥經梅氏有以其才爲之佐使民至于今

賴之神禹建大厦之梁棟材梅氏有諱榦者浮江而至衆得之大說工用克興商高宗之世有諱實者得伊尹滋味之術高宗舉而用之商鼎以調自後孫支益繁代有賢者伊川與之遊得其乾坤林逋從之遊僅得其詩他若王十朋之流假其名以為重者不可勝數生羅浮大庾者最著又有生壽陽上林者雖隱顯不同皆不失其清白者也獨紅生而神異頳色重顧雖不事脩飭然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燁如也初梅以寒素稱及紅華耀震于一時衆翕然疑之曰何以是夭夭也無乃玄都觀之流歟盖若木有姓桃者昔孔子燕居之容見稱於詩然趨赴炎勢三辱於玄都

觀紅之貌適與之類衆故疑之相與諗于栴氏栴氏不能決相與決於玄冥滕六巽二勃然發之衆變色而適獨紅凝然無少異于素者梅乃信之衆猶以爲疑復相與質於青陽氏帝出笑曰吾將回天下春折觀而孰先後爾衆軋軋不得出紅又獨爲之先帝熟視嘆曰信梅氏也植之文苑培其根需其實竟其材薦之鼎鼐用之棟梁果無不宜者衆乃帖然無敢異議而梅之紅遂著于天下少史公曰異哉世之以貌觀人也如梅紅者其貌桃也而其實不桃也則擬之於桃可以謂之桃耶如姑射者其貌似梅也而其實不梅也則擬之於梅可以謂之梅耶即有河目海口

貌孔子也而心陽貨者可以貌而取之否耶又有蛇身人首貌非人者心實人也可以貌而終疑之耶然世恒以貌疑人曰是冠玉而已乎是覆錦而已乎是膏粱而已乎惟其貌不惟其實如梅紅者爲不少矣嗟乎梅之爲梅以其華耀哉即桃而能歷氷雪充噐實棟廟廊則梅矣何賢而不取其華耀即梅而不能歷氷雪充噐實棟廟廊則姑射而已何樂而獨取其孤潔以梅而能華耀即梅耀之姿而能歷氷雪充噐實棟廟廊此乎所以深有取於梅之紅也貞淑之女固不厭其容華剛方之士亦何嫌於才羨詳列其事俾觀人者覽焉

虛菴傳

虛菴處士者諱錢字敬廣姓黎氏其先自邑城南東徙桂山宋諱湟知穀城縣元諱文舉掌教清江文舉生希遠希遠生務本務本生成治成有隱德成治公娶同邑學堂蕭氏處士考妣也處士少有令質卓犖弗群遊鄉校浸灌涵濡學易知大旨旁及卜筮堪輿群言糾紛悉涉其流得其指要老長喜曰是將大吾門矣然處士重違其親於是歛有爲之志一施於家事親致其孝喪祭致其誠宗族致其睦叔毋死弗能葬曰於我乎取具族子壯弗能娶曰於我乎取貲先塋之圯者修之先譜之訛者正之嚴尊卑之分

制豊儉之節敦親戚之誼洽賓友之歡達於一鄉規其過解其紛梁其津途陂其川澤及長區賦則文均其出納而不爲私焉用是處士之善益彰於人而處士未始足也題虗菴於其所居或問之笑曰世之人不少有得則悻悻然而不知虗者不可以爲盈也不觀諸溝瀆之潰乎惟其盈也不觀諸湖海之納乎惟其虗也故予矯其弊以自名而又何疑乎桂山距縣治一舍而近占山水之會土壤膏沃處士既新其故居拓其財產日徜徉詩酒間悠然自得又自稱曰桂山閑叟云處士娶毋族甚宜其家子男五淳海洌泗濂淳先卒女一適汶溪曾澄孫男九賢時孝貫賓言

傳儒明孫女三其一歸予姪劉遹始予先伯祖逸夫府君實婿黎氏故予劉之登仕版者辱厚良多逮王以不肖僨而獲矣時處士雖卒則處士之群從又辱顧而厚焉較夫常情嫉人之善幸人之災或陽是而陰非者其相去豈不遠哉君子於是又知故家忠厚其終未泯也處士卒年六十有三狀誌載其平生甚詳而諸孤又以傳爲請故撮其大而論次之庶有間於來者逸史氏曰予嘗經桂山望仙壇金獅諸峯巉崒如在天表蕉水出兩峽間浩然奔放君決江漢而東也蓋諸老之典刑流澤恍然如在而處士不可作矣俯仰原隰徘徊久之而鄉然絃誦出於雲林縹緲

之間顧耕者而問之對曰黎氏諸郎也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處士之澤庶其在於斯乎

友松傳

丈人木公甫者徂徠人有凌霜傲雪之操干雲蔽日之標吟風弄月之趣人莫得而名之其族有名幹者字仲材與匠石遇聘以萬牛任之梁棟有名枝者字季燃蘇氏遇之薦於燧人氏晝以爨宵以繼明獨丈人耻於為用偕辟穀子遁去遍遊諸名山至匡廬止焉已復南遁至於五雲奕曰此其雲不文可巢矣乎顧東南地曰龍上有仙潭金獅之勝遂巢於其中丈人修幹疎髯龍騰而鳳翥臨丹匡童

章若擁觜嘉時一舒嘯則萬籟笙竽充咸岐君濛其爲
人介而節生求與夫人謝曰鄙人蕆伏林莽未嘗忝從容
敢辭君曰走竊伏下風仰休光之日久矣願一覿儀焉往
從者數四夫人廼延入與之坐而詢所志焉君曰昔我先
君子獲交於二个（音介）先生用是身雖退而道彌光先生語
諸先君子曰徂徠夫人吾畏友也欲薰其德者微斯人不
可先君子顧不肖而言曰小子識之不肖拳以周旋罔敢
失墜少也阨於世紛無所挽屈慕夫人之操也壯也方吾
生習遂醫戎慕夫人之標也晚而婆娑丘原以詩酒之適
慕夫人之趣也敢緣世契掃門下以希麗澤之益夫人嘿

然喜曰吾子竹逸之世邪而志於此信吾友也引其手爲之歌曰有碩者林其樂孔深子貺吾友兮惠吾德音君拊其手從而和之曰有欝者森其樂匪湛吾子矢友兮惠吾德心歌竟相顧而笑遂爲莫逆交或曰丈人之子名實餌之可仙或又曰實之別名粒種之爲秖充之可用云麟臺外史曰世所謂隱者類寄於才君丈人者豈其然邪揆其心蓋懲於斧斤爝火而然也世之取友者類徇其名而無其實君獨取諸植物揆其心蓋將求德於驪黃之外大豈四足而鬣者比邪噫非丈人不足友非君不能友於丈人傳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其諸君與丈人之謂歟

行狀

封雲南道監察御史蕭公莘夫行狀

公諱翀字時舉莘夫其別號也蕭之先出唐北金紫白龍泉徙萬安之龍塘族盛而多賢具載家譜曾祖瑞雲祖雲巖考重山妣劉氏公生而穎秀不齒群兒補弟子員浸有志遠大方是時雖幼如桂茁蘭萌見而知其非凡植也既冠受室兢兢自樹俄而里疫大作中其家重山暨劉增劇人以濡染為憂勸之避公曰吾可死父母疾不可去昕夕奉藥食惟謹卒莫起家屬亦幾盡所遺者稚孤數人玩之者曰是烏能為至有奪其有而有之者公於是奮力以率

其弟輟進取之志而施於家竭力襄事同疫有歛瘞弗克者助而舉之聘娶維時賓餽維虔敏以殖其新徐以理其故玩者大服所奪者弗勞而自歸方是時公既屈而伸如江漢出峽積愈深而發愈駛也自是而後家益阜行益章委之區賦而少者讓能賓之鄉飲而老者讓德邑之稱善人者一則曰莘夫二則曰莘夫無間然者公文慨其先世龍塘書屋歷歲葺而久圮謀於群從起而新之所延率時之名人用是爲學者多造就仲子柯遂以才賢登甲科遴入翰林拜監察御史公受封如其官階文林郎兄弟子姪森然成立御史名稱甚顯揚者殆不可量公是時既受多福

文如深山叢林崇廣蔚茂而雨露𣴑滋也弘治癸亥九月日公考終正寢距其生永樂壬寅三月十六日享年八十有二配曾氏有淑行卒贈孺人子男三長檜先卒次即御史又次相孫男八曾孫男一初公與諸弟卜壽藏於里之菴下及侍御將歸而奉厝述世系行事之詳屬予為之狀嗚呼予生晚不及早從公遊獨憶居鄉校時常一奉欵啓於尊俎之間廣額豐頤言動詳雅夷考於行其敦厚樂易稱是也若公者所謂鄉先生非邪今已矣其可不使有聞於將來然傳信者非溢美之難而摭實之難故謹書之用質於立銘君子

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羅公行狀

公諱用俊字舜臣别號栗齋又號西岡退叟姓羅氏系出豫章宋紹興間有諱詢者來主泰和簿遂家邑東北之缺城三傳至子圭舉嘉定解試生和甫徙邑南鄉上模之西岡又三傳至以直富而好禮以長者稱公之曾祖也入

國朝羅氏儒䕺滋盛族祖仲游翰林院庶吉士祖諱寧芳洲陳先生高弟未試而卒考諱鐸舉景泰庚午鄉試授黟縣訓導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妣王氏贈淑人公少有粹質頴秀不群甫髫齔屹然以遠大自期遊黌潜心[illegible]惟不窺庭戶用是淹貫經史而文藝尤精弱冠應鄉試

天順已卯遂名薦書時尊考已捐館舍而王淑人在堂公以禄養故受青田縣學教諭年甫二十有四而能任師道以舉其職九載教有成成化辛卯擢安慶府學教授舉職如青田譽益彰九載教又有成吏部考最力辭有司之任壬寅進南京國子監學正丁内艱乙巳復授前職弘治戊中三載考績受
勑進階登仕郎乙卯九載考績轉國子監助教加俸一級是冬致其事而歸已未以伯子貴
勑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正德庚午以季子貴
誥封中憲大夫通政司左通政庚辰又以伯子貴進封通

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嘉靖癸未感疾卒于家距其生
正統丁巳享年八十有七公居家孝友篤親誼奉王淑人
二十餘年出則致其思邇則致其養壽則致其歡喪祭致
哀敬無愆禮焉甫入官即以家付仲弟而挈其幼弟幼妹
以行時其婚嫁不以累毋先業惟弟所取教以成之爲樓
以居之不以自私痛父早世推其孝於伯叔父先後迎之
官邸務盡其情率群從建堂寢以延賓增祭田以供祀又
廣祠宇以合族理先塋以尊祖輯家譜家乘錄之梓以傳
遠内外族雖衆待之咸有恩意雖間參差輒優容之卑之
自化公居家之善雖不翅此而其槩則可覩矣歷官雖久

於教化然皆率之以正而涖之以勤青田素之材公恭
其可者進之謹條範公勸懲夙興聲皷日與諸生講授至
晏不休夜復稽其勤惰時有名饋士用是興起中鄉選者
二人廟學饌堂把倡而脩之事見陳太守琴所記安慶學
廨有妖公居之不疑妖遂息櫺星門蔽於欒局白守率諸
生撤之且移學門於右來一峯羅先生記其事所教士中
鄉選者六人亦前所未有也事上敬而不諂非公事未嘗
一至其門守令之賢者率與之契合而提學憲副劉公釪
御史戴公珊婁公謙巡按似公鍾咸加重之遇諸生惟義
是隆貧者謝其束脩且周其匱乏又推之以卹安慶之人

故其人感之深嘗過安慶諸生奔走問候依依不忍去後又白當道設主名宦祠以事之丁酉考閩試林公見素鄭公仲璧皆在舉中衆以爲得人公歷官之善雖不翅此而其槩亦可覩矣公爲人嚴毅端方而儉素廉退至老弗渝雖家居閒一令之善則喜不勝一用人之非則顰蹙累日燕私手不釋卷然六經綱目文章正宗古選詩及諸大家之外不爲泛觀素有文名居南雍與同官爲文會稍出緒餘見者皆嘆服司成謝公方石歸公爲文以贈謝得之喜甚已而復起成均爲公像贊有南雍老成舊學之英之語其爲時所重如此然公之學非徒裕於身而已家訓所及

世德以光伯子以壬子發解登癸丑及第入翰林歷少詹
今爲大宗伯仲季皆領戊午鄉薦登巳未甲科仲子歷南
曹今以憲副請告家居季子由儀曹晋銀臺今爲通政使
公屢受封諸子更迭歸侍而公亦間就迎養兩至南都錢
塘登高弔古爲詩以紀其勝時屆生朝則又合親朋肆觴
宴無歳不然嘗爲文以志其樂於是公壽踰耄躋耋而康
强悅豫金緋在躬孫曾遶膝人皆欣豔而公未始少盈雖
晩生少年皆與之爲禮未病前二月肩輿詣先隴觀碑亭
之成喜曰畢吾此志矣卒前二日進茶者啓曰甌熱公曰
吾自知之執虛如執盈逮於屬纊無一言之亂訃聞

朝廷賜祭葬卿大夫遠近奔弔可謂考終矣配曾氏先二十年卒累贈至淑人子男三伯欽順仲欽德季欽忠皆為時名卿其移孝攄忠以增榮於後者尤不可量女二長適楊平次適蕭欽孫男五琰珵珝瑎珽瑆璠俱邑庠生珝國子生女五長適萬安庠生劉宏宏子弟也次適楊泰餘尚幼曾孫男四俑某某所著有芝田皖城南雍寓京歸田東遊諸稿論語類編藏于家宗伯公昆弟將奉公柩于邑樟橋里天柱岡之原與曾夫人同兆且行實屬為之狀惟公始於學終於教內而親外而鄉前有作後有成生而榮死而哀全德備福雖求之古豈多見哉故摭其梗槩以告立

君子庶來者有所考

正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劉公行狀

公諱挺字咸卓姓劉氏宋為汴梁人始祖諱漢臣靖康間徙二世祖諱功甫任萬安丞遂占籍邑之横街世有明德詳具家譜高祖諱昭年曾祖諱俊英元季弗仕
國朝俱贈刑部尚書祖諱廣恒卓犖工詩翰考諱述勳累
贈武選郎中妣彭氏封太宜人彭龍泉雲溪仕族郎中公君其二舘而公生焉有異質玉粹金精見者拭目成童歸選補邑庠弟子員從泰和曾先生琮古水楊先生珠講易諷誦問辨昕夕不休為文辭刻勵宏肆課試屢先其列未

冠蕺場屋有成人之譽成化癸卯領江西鄉薦上春官不偶入南雍學殖益充朋遊益附弘治庚戌登進士第一甲觀政武選司癸丑冬授武選主事時大司馬鈞州馬公以嚴莅屬獨公筮仕深爲所器寔貴旗役冊同官欲盡耑之公稽較數口存者過半焉公嘗曰活者殆萬人矣武弁世陰例雖有常而滋久滋多吏或緣以爲奸怙恩附勢者又或以情屈法公持之以公平莅之以精審不以利回不以勢屈不數月銓叓以清丁巳北虜有警少司馬李公奉命閱邊庭議以公爲輔李公卒大同公身任其事修城堡選將領出兵於私役以充行伍竣事而歸馬公嘗曰是可大

任矣已未陞員外郎署郎中事癸亥實授郎中公與[illegible]
武選始終廉慎譽望隆一時僉議超拜公爲丁內艱弗果
戊辰服闋補祠祭司已而文選儀制有缺冢宰靈寶許公
大宗伯太原周公俱屬意公許公以周公先進遜之故改
公儀制尋遷光祿少卿始公居武選多忤權貴人至是逆
瑾用事多譖之者錦衣使楊銘以宿怨銜之尤深然卒不
能害而瑾反稱道之已巳冬奉
命勘遼陽軍屯盖出瑾意然竟爲同事者所芽蘖庚午春
瑕歸會同邑蕭姓者通裕事敗瑾怒欲連坐鄉人公出補
湖廣右參政至則分守湖北勵精句宣威惠甚著辛未擢

右布政使恊心于公庶事咸理壬申轉河南左布政使值寇擾甫息王師凱旋宴犒送迎勞費百出當事者縮手袖間公至處之有方優裕周悉上下具宜且不見聲色衆服其才癸酉春感疾既愈然益勤于政迨秋增劇遂不能起公爲人精確言笑不妄而臨事詳雅接人謙和居家敦孝友郎中公雖早世然見其頭角有克家之喜太宜人多疾購醫藥候視惟謹洎仕請告歸省甚得歡心居喪盡禮且盡革時俗貲饌之陋君子稱焉爲古章句步驟柳州有絶似者字畫類顏甚備晚益耆易學尤精鉤深剔微卓有定見居南雍及武選時從者甚衆一經指受輒領鄉薦登甲

行順本初注器之與　是翁其克績者居官勤政能[illegible]
將最為都憲安成張公司徒安陸孫公冢宰蜀某喬公所
知交游士夫稱之者如出一口湖瀋巡撫泊諸科道常交
章薦不幸不壽不克竟其所施生天順戊寅五月日辛丑
德癸酉八月初五日得年五十有六娶同邑學堂蕭氏封
宜人子男胆邑庠生孫男壽哥尚幼玉為公再從翁在鄉
校同師官京師同居列方岳同省厚愛最深茲已矣敢述
其所知為狀翁所知不廣而所不知者不敢以誣惟大君
子採焉賜之以銘幸甚

墓表

烈婦袁濬妻孔氏墓表

嗚呼夫婦大倫也風化大本也節義大閑也而死生大變也非賢者孰能獨立不撓以裨世教哉輝本衛地詩蓋有所刺之共姜一出而衛有輝是一女子過於丈夫遠矣予治輝四年訟賦粗理恒竊以教化為歉搜於隱微得烈婦一人民人袁濬之妻孔宣之女也天性清純克閑女則年十九而歸二十而寡自顧乏嗣號慟摧毀誓必從夫曾未彌月竟縊而死嗚呼孟子有言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士君子日誦於口而臨事蹈難忽然忘之楊雄大儒也而作美新莽歆褚淵善士

也而弑伏后而傾齊祚於是乎是非倒置彝倫攸斁較其初若出二人何哉此無他義不勝其欲故也若孔氏之死夫豈有為而然直以夫婦之理灼見於心不能自已推是心也則為臣必能死忠為子必能死孝而節義明達之天下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義而風化美其於世教豈曰小補而已哉予既以孔氏之節撫實上聞未下而
召命至用先刻石墓上以迓
寵光嗚呼太行立壁共泉沈璧烈婦之褒以裨民極

延津令石君墓表

弘治乙丑延津令石君卒于官延津之民莫不哀之而其

故治輝縣之民哀之尤深予嘗令輝君實爲丞助予之
哀君猶輝民之哀君也嗚呼今之丞令孰有如君之持身
憂民者乎撫其事勒石墓上以告來者君諱廷珪字禹錫
世居德州父倫由鄉薦歷知無極縣忻州稱能官母張氏
善持家君寡兄弟而資器夙成甫成童遊州庠以麟經
試有司弗偶尋援例入成均學益勤文遊益廣也未幾授輝
縣丞入官勵冰蘗勤慎自將予一見免合悉心任之而君
亦竭力助予輝邑事繁君分理之無廢事輝瀕山荒賦
厲民予奏蠲其尤者君與成之民賴以蘇自餘索逋詰盜
會勘監修有委輙濟常兑運小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集衆力堰水

以行其臨事用心類如此君外和而內端確待士有禮撫民有恩故政譽日起上官累薦奬之甫三年遂有延津之擢蓋異數也輝民輓之不可則相與刻石頌之君至延津治之一如輝民大悦又爲謠頌之而君已病矣無幾遭內難遂感傷不起得年僅四十妻邵氏子惟貞惟貴奉柩歸葬州南三里榆林之原君持身廉矣憂民勤矣人多知之然所以致斯疾者人弗知也歲癸亥君部糧京師總運者盡挈人貲歸權臣家君力拒無可柰何竟賄之而后得觧君盛氣過乎道所以食久不下咽盖自是氣欝欝成疾以至于終嗚呼天之生人使相䘏也設之有司以衛民也柰

何魚肉吾類咀嚼之盡其膏脂而厭棄之已或且為之導誘以恣殘暴甘共民之骨肉狼籍曾不少顧此其人雖生視君之死爲愧多矣百世之下過君之墓讀予之文者其亦可以興感矣夫

執齋先生文集卷十八